

一代大儒俞樾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阎 红 生*

Yu Yue,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19th century

Yan Hongsheng*

Received November 9, 2000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1821年生于浙江德清，1906年以85岁高龄逝于江苏苏州。他曾经从政，任过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文才受到过咸丰皇帝的赞扬；后来退出官场，专心向学，长期在素称人文荟萃的苏州、杭州一带授徒著书，掌著名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讲席，几十年间执东南学界之牛耳，时有“南俞(樾)北张(之洞)”之称。所著《古书疑义举例》为中国治文史者必读之书。俞樾与李鸿章同年中进士，都是曾国藩的弟子。曾国藩曾作一联品评二人：“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一心读书”。虽然人生道路不同，俞樾与曾、李交谊密切，时有书信往还。李鸿章曾为俞樾住处书写“俞太史著书之庐”的匾额，一时传为美谈。学界的崇高声望和显赫的政治背景，使俞樾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重要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与一般读书人自不可同日而语。鲜为人知的是，俞樾与明治维新结束锁国政策后第一批来到中国的日本汉学家广为交游，留下不少珍贵的诗歌与篇章；且以花甲之年，亲自编纂了四十四卷的日本汉诗集《东瀛诗选》，成就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的伟业。

“海外犹余未采珍”“但论文字总相亲”

十九世纪中叶，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俞樾作为一个熟读圣贤之书、讲究根抵之学的大儒，面对西风东渐、国力日衰，忧虑“儒教不振，国将不国”，主张“以拙治巧”，即以中华的传统道德学问来对付西洋的科学技术，显示了一个典型儒者的保守心态。但同时俞樾也认识到：“苟执拘虚之见，而无驰域外之观，其何以长驾远馭？”表现出已有张眼望世界的度量。1866年，俞樾已读过日本汉学家荻生徂徕的《论语征》，引用了其中的十七条内容并详细加以评论⁽¹⁾。随后他又读过盐谷世弘的《宥阴存稿》、安井息轩的《管子纂诂》、林春信的《梅洞集》、原善的《先哲丛谈》等日本汉学名著，深感“海外犹余未采珍”，“但论文字总相亲”⁽²⁾，了解到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存在着一块丰饶的汉字文化土壤。

* 外国語学部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另一方面，俞樾在中国学界的泰斗地位，早已引起日本汉学界的注目，其著作在日本备受推重。号称著书三百、弟子三千，明治维新后历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长的冈千仞这样评价俞樾：

“考証を得意とし、学問が深く、その文章と著述は一世の泰斗となった。”

19世纪70年代初，俞樾的代表作《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写成出版，旋即流传到日本。俞樾很为之高兴，在《五十初度偶成》一诗中写下“海外流传两平议”之句。1879年夏，俞樾夫人亡故，俞樾非常悲痛，深感天人之际，渺不可测，对“搜神述异之类”产生兴趣，特意发出《征求异闻启》，拜托各界人士提供“怪怪奇奇之事”。此事为日本一个名叫东海吉堂的人所闻，特意辑录了《灵牌》《蜃楼》《不知火》等十三则日本奇闻，寄给俞樾。俞樾很感兴趣，粗加润色后编入《右台仙馆笔记》第十三卷。

海外同道 络绎登门

当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时期。“变法之初，唾弃汉学，以为无用”（黄遵宪语）。千百年来，日本文人崇拜中华文化，以精通汉学为贵、擅长汉文为荣。但明治初年，一变而为醉心西洋文化，对传统汉学则不屑闻问。一时间，似有千载汉学退出历史舞台之势。然而十余年之后，日本朝野已开始意识到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实为偏见，汉学的价值再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如此，由于日本取消了锁国政策，且于1871年与中国签订了《日清修好条规》，双方互建公使馆，为民间人士来往打开了大门，两国的文化交流呈一时之盛。对很多热爱中华文化的日本文人来说，往昔只能在诗文中驰骋对心中圣地的神思和想像，如今终于有了朝圣的机会，他们竞相来到中国，拜师访友，漫游神州，以求直接接触中华的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

日本人来华，多乘船至上海登陆。俞樾的活动中心正在上海附近的苏杭一带，天时地利，日本汉学家来到中国，首先争相结识俞樾。据俞樾自己讲，第一个成为俞樾家中座上客的日本人，是后来任天津领事、驻朝鲜公使的竹添井井⁽³⁾。

竹添井井本名竹添进一郎，又名光鸿，字渐卿，井井是他的号，乃日本近代的著名学者，退官后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875年初，他随日本驻清朝第二任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公务之余，对中国蜀地古栈道心向往之，不能自抑⁽⁴⁾，终于在第二年五月自北京出发，渡黄河、经西安，入蜀地古栈道，八月才返回上海，行程数千里，历时一百一十一天。之后出版《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上中下三册，当时被称为“天下传颂之作”，伊藤博文为之题辞曰“民俗土宜真学问，水光山色好文章”。竹添非常景仰俞樾，《栈云峡雨日记》书成后，特意去杭州俞樾讲学之处“诂经精舍”求序，不巧俞樾不在，又往苏州俞樾寓所“春在堂”拜访。俞樾称赞竹添描述中国的山水脉络、风俗得失、物产盈虚皆历历如在眼前，欣然为之作序。竹添在谈话中对日本“西风逼人”、“孔孟之道扫地以尽”的现状极为痛心疾首⁽⁵⁾，被俞樾视为同道，二人自此一直通信往来，成为好友。1883年，俞樾在写给日本名僧北方心泉的一首诗中还有“更烦问讯竹添子，何日吴门再过从”之句，诗后注“东国竹添井井余故人也”⁽⁶⁾。

竹添井井不仅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为人热诚，经他介绍，其他许多日本汉学家也纷纷慕名前来拜访俞樾。有带着礼物登门只求一睹尊容的，有赠呈自己的著作敬请指正的，还有带来书

稿恳求赐序题辞的。经俞樾写序文的日本汉学著作竟多达数十种。除上述《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之外，主要的还有竹添井井的《左传会笺》、冈松君盈的《常山纪谈》、青山佩弦的《国史纪事本末》、桥口诚轩的《山青花红书屋诗》、佐藤牧山的《牧山楼诗钞》、井山陈政的《西行日记》、大贺旭川的《大贺旭川诗钞》、岛田彦禎的《古文旧书考》、岸田吟香的《痧症要论》、《柑毒诸症要论》等等。

甚而至于，居然还有日本学者提议委托俞樾主持编纂日本的国史。俞樾回答：“史各有职，余原为中朝史官，岂能作越境谋⁽⁷⁾！”事虽未成，足见日本学界对俞樾的推崇之甚和仰慕之深。日本使馆的参事田边爱屋及鸟，对俞樾的住处也倾慕不已，描俞楼图以归，如图建楼。

东海投桃 师生情深

1884年，俞樾在苏州讲学的紫阳书院里来了一位名叫井上陈政的日本学生。井上是日本大藏省派遣的官费留学生。当时一般的日本学子对西洋学问如痴如醉，梦寐以求的是去欧美留学。在这样的潮流中，井上自愿来华跟从俞樾专攻经史，研修诗文。如此见地，自让俞樾青眼有加。俞樾特意在自己的住宅里辟出一室让井上居住，将平生所学倾心传授给这个日本弟子，井上也不时向俞樾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异国师生情谊。井上在俞樾门下整整学习了两年，归国之后给恩师寄来了四棵樱花。寄到之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俞樾亲眼看到日本诗人为之陶醉的樱花，十分高兴，特写下诗四首以记之。俞樾70岁生日之际，井上陈政在日本召集同道聚会作诗，遥为恩师贺寿。这一诗集被俞樾命名为《东海投桃集》，收录于《春在堂全书》中，成为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日本汉诗集之一。

异趣同归 异国相求

在俞樾结识的日本汉学家中，对他的事业影响最大的，首推金泽的名僧北方心泉和东京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岸田吟香。由岸田吟香提议并出资、经北方心泉提供资料，1883年，俞樾亲自编纂了44卷的《东瀛诗选》，被誉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的伟业”。

岸田吟香，原名银次，字国华，曾参加编纂日本最早的英和词典《和英语林集成》，担任过《东京日日新闻》的主笔。他还下海经商，获得巨富，业务发展到了上海，常往来于东京和上海之间。岸田吟香热心文化事业，久仰俞樾大名，考虑请俞樾编纂一部日本的汉诗选集。然而，他毕竟对汉诗不甚了了，便把具体事宜委托给他的朋友北方心泉。

北方心泉，名蒙，字心泉，别号小雨，是日本的名僧，住持金泽常福寺，诗、书、画俱为时人所重。1877年，他到上海布教，经竹添井井介绍，于1881年5月去杭州拜访俞樾未遇，翌年再去苏州，和俞樾一见如故。两人诗歌唱和，书信往还，切磋学问，探究佛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往来信札，北方心泉装订成册，名为《俞曲园尺牍》，至今还珍藏在日本石川县金泽市小将町的常福寺中⁽⁸⁾。晚清学者胡铁梅在《俞曲园尺牍》的序文中写道：

“太史（指俞樾）生平最讲究根抵之学，晚年益以著述为事，经史之外，旁通释典，与北方小雨上人阐扬妙谛，贯彻儒书。二贤异趣同归，故交谊亦挚，往来札子装成巨册，传诸后世，寿同金石也。”

1882年7月，北方心泉写信给俞樾，转达了岸田吟香请求俞樾编纂日本汉诗诗集的愿望。当时俞樾已经年过花甲，体弱多病，前两年夫人与长子先后病故，一直未从丧亲之痛中解脱出来，是年五月曾作《双齿冢志铭》：“内子姚夫人遗有坠齿、藏之至今、十有五年矣。余于去岁亦坠一齿、乃合而痊之俞楼之后、文石亭之前。”又作《双齿冢诗》、内有“残牙零落存无几、尽拟相从到夜台”之句。俞樾自觉“精力衰颓，不当复有撰述之事”，但是听说请他编纂异国汉诗诗集、深感此事前无古人，理应当仁不让，于是破例欣然接受，即刻回书北方心泉：

岸田吟香先生欲以贵国诸名家诗集付弟选择，弟学术粗浅，何足握词人之称。惟东瀛文物，企仰素深，果能探其澜海，撷其精华，何幸如之！竟请便中寄示。敢云玉尺之量才，私幸金针之度我。

呕心沥血 半载克成

编选诗集之事决定之后，岸田吟香即在日本国内广为收集日本的汉诗集。共得160余家，托北方心泉带给俞樾挑选。俞樾浏览之后，“真有琳琅满目之叹”。他深感责任重大，不顾年老体衰，在编纂过程中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同年12月，俞樾最疼爱的次女绣孙又突然因病去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心绪甚劣”，但并未就此放下选诗的工作⁽⁹⁾。1883年1月17日，俞樾致信北方心泉：“弟因心绪不佳，兴味索然，选诗一事，既承委垂，不敢不卒业。顷已选定四〇卷，又从诸家选本中选出五百余首，定为补遗四卷。兹将目录寄上请鉴，并乞转寄吟香翁一阅⁽¹⁰⁾。”这样，从俞樾接受委托到基本定稿，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这项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辉煌宏大的工程。在俞樾主持下，《东瀛诗选》于苏州刻板开雕，同年9月9日，俞樾愉快地通知北方心泉：“吟香居士属选贵国诗，顷剞劂告成，刷印清本，装成十六册，寄呈清览。”同一封信中俞樾还详细告诉北方心泉，自己的序文由门生徐花农（琪）太史代笔书写，书名和题签的书写则分别托付了大司马彭雪琴（玉麟）和大司寇潘伯寅（祖荫），足以为诗选增色等等，显示了俞樾十分重视诗选的出版，为之付出了无数心血⁽¹¹⁾。这部在中国苏州刷印装订的《东瀛诗选》的最初版本，如今仍存日本金泽常福寺，成为镇寺之宝。为了纪念逝去的爱女绣孙，俞樾还把《东瀛诗选》中的《闺秀》部分单独抽出印刷了百余部，在中国发行⁽¹²⁾，成为在中国制版、印刷、发行的第一部日本汉诗集。

洋洋大观 功在后人

俞樾编纂《东瀛诗选》，并非简单编辑，他以诗文大家、首席教授的眼光，着力于订误、加工和润饰。日本人作汉诗，名家可与中国诗人比肩，而从整体来看，如俞樾所说：“东国之诗、于音律多有未谐。……如此之类，不得不从芟雉闲。或以佳句可爱，未忍弃遗，辄私易其一二字以其协律，代斫伤手，所弗辞也。”日本汉学家对俞樾的订正润饰十分钦佩，比之为“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这部诗集以诗人生活年代前后为序。为了使年代不出错误，俞樾特意向北方心泉借来《和汉年契》一书，仔细加以对照。全书共收录日本汉诗作者548人，诗作5297篇。俞樾还在每位诗人之下加以简单介绍：“或论其学术源流，或著其出处大节，为颂诗者知人论世之助，又或诗未入选而

佳句可传者，亦附录之，总期有美必扬，窥一豹而见全豹之文，尝一臠而识全鼎之旨。区区之心，自谓无负矣⁽¹³⁾”。给诗人写简介的时候，俞樾参考了《先哲丛谈》等书，力求言必有据，显示了大学者的严谨学风。这些日本汉诗作者的简介部分，其后为俞樾另外汇编成册，取名《东瀛诗纪》，实为中国最早全面介绍日本文学的专著。

日本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这样介绍《东瀛诗选》：

“中国、清の俞樾の編した日本人の漢詩選集。正編四〇卷、補遺四卷。正編には林羅山、伊藤仁斎以下明治の詩人まで二八七家、補遺には大友皇子以下二六〇家の作品を収め、小伝と短評を付く。光緒九年(一八八三)の序がある。編者は当代一流の学者であり、かつ良心的な編著でもあったから、中国・日本両国民間に広く読まれた。

我们试以有美北方心泉的部分为例，看俞樾是如何介绍日本汉诗和诗人的。《东瀛诗选》40卷中第36卷至第39卷为僧侣卷，俞樾特意把北方心泉的诗放在第39卷最后压阵，一共收了8首诗，最后一首为《将别西湖剪十指甲埋林处士墓畔》。诗曰：

一支健杖纵跻攀 游遍山光水色间
我骨愿埋林墓畔 先将指爪葬孤山

诗前有这样的介绍：

僧蒙字心泉，号小雨，加州金泽人

心泉于壬午岁(1882年)访余于西湖，承以手书楹联见赠。余赠以诗，所谓“一联壮我楹间色，万里寻君海外踪”者也⁽¹⁴⁾。兹选东瀛诗，因采其诗入选。其游西湖而归也，剪指甲埋之孤山林处士墓畔，赋诗有云：“我骨愿埋林墓畔，先将指爪葬孤山”。可想见其为人矣

林处士，即中国宋代隐于西湖，终日与梅花、野鹤为伴，号称“梅妻鹤子”的著名诗人林逋。北方心泉在诗中表达了对林逋的仰慕之情，博得了俞樾的赞赏。

俞樾在《东瀛诗选例言》中写道：“诗之为道甚大，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余于东国之诗，所见止此百数十家，而此百数十家之诗，止就余性之所近录而存之。谓此为东国之诗一巨篇则可，谓此编所选足以尽东国之诗，则不可也，阅者谅之。”尽管《东瀛诗选》或有沧海遗珠之憾，或有精粗不一之处，但毫无疑问，它是日本汉籍最大规模的西传。《东瀛诗纪》后来收入俞樾自编的著作总集《春在堂全书》，成为中国最早的全面介绍日本文学的专著，并凭借俞樾的声望得以广泛流传。最令人感动的是，俞樾关心日本汉学、日本汉学家的热情始终不衰，在他去世前三年，即83岁高龄时，仍支撑病体，为日本诗人大贺旭川的诗集作序。序中有“先生今年八十有五，余今年八十有三”之句。毫不夸张地说，俞樾与众多日本汉学家的交往，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俞樾编写的《东瀛诗选》和《东瀛诗纪》，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注

- (1) 《春在堂随笔》卷一有详细记载：“同治五年，戴子高于杭州书肆得之，持以示余。”
- (2) 《赠日本僧无适》，《春在堂诗编》卷十一。
- (3) 俞樾为竹添井井的《左传会笺》写的序文中有：“余得与东瀛诸君子交，盖自竹添君始”之句。
- (4) 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序。
- (5) 《春在堂随笔》卷七。
- (6) 原诗全文：
 “飞锡湖滨惜未逢，书来犹带墨花浓。一联壮我楹间色，万里寻君海外踪。东国青编传信史，西方黑学示真宗。更烦问讯竹添子，何日吴门再过从。
 东国竹添井井余故人也 君来书曾及之
 小雨上人去岁访我湖楼未值 今岁书来以楹联见赠 并其国史略一节及其所著净土真宗一书 回赋此为谢
 大清光绪八年曲园史俞樾”
 俞樾亲笔手书，日本石川县金泽市小将町常福寺藏。
- (7) 《传愁之日本图经序》，《春在堂杂文》四编卷八。
- (8) 金泽市小将町常福寺收藏的《俞曲园尺牋》，收俞樾寄给北方心泉的信14封，保存完好。俞樾只把其中五封收入《春在堂全书·尺牋》中，且略有删除，足见常福寺所藏弥足珍贵。
- (9) 俞樾1883年正月十日写给北方心泉的信：“心泉上人清览：腊月得手书，…贵国诗已选定，分为四十卷，尚有补遗二卷未定。…弟年下又遭爱女之丧，心绪甚劣…”《俞曲园尺牋之八》。
- (10) 见《俞曲园尺牋之九》。
- (11) 见《俞曲园尺牋之十四》。
- (12) 同上。
- (13) 《东瀛诗纪序》。
- (14) 见注6。

主要参考文献

1. 本岡三郎 1982年 《北方心泉 [人と芸術]》，二玄社。
2. 《俞曲园尺牋》影印件。承蒙三田良信先生提供，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3. 大庭修·王勇編 1996年 《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 [9]·典籍》，大修館書店。
4. 大庭修·王勇編 1995年 《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 [1]·歴史》，大修館書店。
5. 俞樾《春在堂全书》。